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### 第七十四回 假病危瞞天造謊 打官司教士分家

且說沈仲思假裝病重，打了一封電報回去，他夫人那裡曉得這個信是假的，認真的著急起來，收拾些隨身衣服，便要上海去。本來要邀沈幼吾一同前去，路上好有些招呼，誰知沈剝皮深恨仲思，不許幼吾同去，只得罷了。當下沈仲思的夫人僱了一隻快船，一路悽悽惶惶的趕到上海，偏偏又遇著了頂頭逆風，足足的走了三天方才到了。船剛到岸，沈仲思夫人心急如箭，連忙打發了一個家人上去問信，自己隨後上岸，也不坐轎子，只坐了一部東洋車趕上岸來。不料那家人趕到沈仲思的寓處一問，他們是預先計劃好的，一見有人來問仲思的信，仲思便自己躲了起來，叫人回復道：「沈某人已經死了兩天，靈柩都停到公所去了，你還來問的什麼信兒？」原來沈仲思恐怕他兄弟同來，被他撞見，所以吩咐手下的人這般說法，想不到他兄弟不來，來的倒是他夫人一個。當下那來的家人聽了不覺大驚，連忙拔起腳來，飛一般奔回原路。恰恰的在半路上遇見了少夫人的車子，只見他滿頭大汗，氣喘喘吁吁的極聲喊道：「少奶奶，不好了，少爺已經故世了兩天，連棺材都停在浙江會館去了。」

仲思的夫人聽了，好似那高樓失足，大海沉舟，一霎時萬箭穿心，卻一句話都說不出，只覺得哄的一聲，三魂七魄一齊飛出頂門，飄飄蕩蕩的不知散歸何處，幾乎跌下車來。幸而跟來的一個娘婿有些見識，便向家人說道：「既然事已如此，也不必再到寓所去了，還是一直徑到浙江會館停靈的地方去了再說。」家人聽了點頭稱是，便叫車夫掉過車頭，回去浙江會館。此時沈仲思的夫人坐在車上就如木雕泥塑一般，那眼中的珠淚一片汪洋往下亂滾。在馬路上又不好放聲大哭，恨不一步就跨到浙江會館來。

不一刻，到了門前停下，沈仲思的夫人三腳兩步走了進去，問明了停靈柩的地方，扶著坊姨的肩頭，一路哭著直搶進去。只見一間靈室，高高的掛著孝幔，供著靈牌，兩枝白蠟輝煌，一段香煙繚繞。沈仲思的夫人見了這般光景，止不住一陣心酸，號淘大哭，直搶進靈幃裡面，抱著靈柩哭得死去活來，淚乾聲盡。這裡沈仲思的夫人正在呼天搶地，痛不欲生的時候，忽地靈的幃一起，走進一個人來。旁邊的娘婿反起頭來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直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交跌在地上，色色的抖個不住，那喉嚨口好像塞了一個棉團，要叫喊也叫喊不出。這來的人竟走到他夫人身畔，拍著他的肩頭道：「不要哭了，這棺材是個假的，我好好的現在這裡，一些也沒有什麼。你且住了哭，定一定神再和你說。」沈仲思的夫人正哭得發昏，忽聽得有人和他說話，好像自己丈夫的聲音，急忙勉強忍住了哭，抬頭一看不覺吃了一驚。

你道來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沈仲思。他本來派了兩個手下的人在停靈地方照看香燭，又曉得家內有人到來，恐怕露了破綻，連忙叫一個人到浙江會館去打聽消息。

到得那裡，聽見他夫人在那裡號啕痛哭，甚是傷心，曉得又了話頭，卻又不好上前去勸，只得急急的回去報知。沈仲思聽了連連頓足道：「壞了，壞了，都是我自已粗心，這裡那裡說起？」連忙的跳上馬車趕到會館，早聽見他夫人在裡面哭得傷心，打動了沈仲思的心腸，也就落了幾點眼淚，大踏步走進孝幔，也不及說什麼別的，只好先勸住了他的哭再作計較。

他夫人抬頭見了不免也是一驚，忽然一個念頭趕上來，把沈仲思攔腰抱住，哭道：「我和你三十餘年的夫婦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怕。我活在世上也沒有什麼味兒，你快些同了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哭，倒把個沈仲思牽動情腸，十分感激，由不得也弔下淚來，連忙安慰他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的傷心，我實在並沒有死。」就把自己有心裝死，躲過這場是非的話和他夫人說了一遍。他夫人還不肯相信，沈仲思又重新把前事說了一番。他夫人又呆呆的想，想了多時，見沈仲思說話有聲，行步有影，方才相信他真沒有死。定了一定神，向沈仲思道：「我這身體覺得虛飄飄的一些也沒有著落，到底今天的事情是真是假，不要是我在這裡做夢麼？」沈仲思笑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好好的，那裡做什麼夢？你放定了心，不要疑疑惑惑的。」他夫人聽得這般說法，方得明白，卻痛定思痛，喜極生悲，又覺又哭起來，沈仲思連忙勸住了，他夫人免不得要把沈仲思埋怨一番。沈仲思低頭謝過，一同走出孝堂。娘姨在地上聽了，方才扒起身來，跟著二人一同出去。見了沈仲思，還是做眉做眼的有些害怕。

那知走到中間，剛剛常熟來的兩個家人也撞了進來，正和沈仲思撞了一個劈面。

兩個家人一見沈仲思在內走出，只認白日顯魂，嚇得個冷汗渾身，毫毛直豎。一個膽小的家人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一個膽大些的回過頭去，撒腿便跑。沈仲思甚是好笑，正要叫他，恰好跟著沈仲思來的家人也走進來，攔住了他說明原委，方把他同了回來。又把地下的那一個也扶起來和他說了。那兩個家人立在一旁，兀是有些心驚膽戰。沈仲思便同了他的夫人回到寓處，住了一夜。大家商議停妥，沈仲思叫他的夫人假裝穿孝，扶了靈柩回去，好瞞住那沈剝皮。他夫人起初不肯，沈仲思再三央懇，只得勉勉強強的應允了。沈仲思又和他夫人說明，回去之後再想法子接他出來。他夫人當真搬了一具空柩，回到常熟。沈剝皮那裡曉得，並不傷心，只說：「這樣沒出息的東西，死了還是家門之幸。」沈幼吾本來和沈仲思兄弟不合，也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。沈仲思的夫人又吩咐了帶去的家人僕婦不許亂說，果然一些破綻也看不出來。

誰知隔了多時，終久事機不密，被沈幼吾看了些兒毛病出來，便暗暗的盤問家人，被他問得個明明白白，便寫一封信去給沈仲思，說他不應詐死騙人，幹得好事。

又嚇唬他哥哥道：「這件事兒雖是父親沒有曉得，究竟不該瞞他，回來萬一曉得了風聲，連我也擔當不起，若要我替你遮瞞這事，每年須要津貼一萬洋錢，總算你自己買條活命。」這封信到了上海，沈仲思見於又驚又氣。想了一會，竟沒有什麼法兒，只得忍氣吞聲，依了他兄弟的話，每年孝敬他一萬洋錢，差不多就像納貢一般，不敢推扳一點。

直至後來沈剝皮死了，沈仲思方敢回來，要和他兄弟分家，不想沈幼吾又起了個獨吞家產的念頭，竟是咬定牙齒一些不認，說：「我哥哥已經死了幾年，如今葬都葬了，這是大家曉得的，那裡又跑出一個哥哥來，要分什麼家產，這不是有心圖賴麼？」沈仲思聽了他兄弟這般說法，心中大怒，便請了許多的公親族長，來商議這件分家的事兒。有幾個無恥的親族，受了沈幼吾的賄賂，便幫著沈幼吾說話；有幾個公正些的，只好兩邊勸解，無奈沈幼吾咬定牙齒堅不承認，只說他當初怎樣的荒唐，沈剝皮要用繩子把他勒死，他著了急，方才想出這一個裝死的法子來，如今卻又要承受遺產，那裡有這樣的事兒？又向沈仲思道：「你開口閉口總說一樣的兒子，為什麼承受不得遺產。你可曉得父親存日，早已不把你當作兒子，你如何還要頂受家財？比如人家的兒子已經貼了革條，革出祠堂，難道也好承受產為麼？」

議論了一天，也議不出個道理。沈仲思氣極，便往常熟縣告了一狀。那知批出來仍是親族理處。兄弟兩個一連爭鬧了幾天，究竟田房產來都在沈幼吾的手中，沈仲思思竟鬧他不過，沒奈何回到上海和人計較。

又有一個人和他出主意，叫他拜在一個天主教士的名下，要請他出來幫忙，說明分家之後，把所有的家財產業，提出二成捐入教會。那教士聽了大喜，果然同了沈仲思逕到常熟，先到縣裡拜了縣官，和他說了，要他秉公審斷。那知縣大老爺見是外國人的事情，那敢違拗，諾諾連聲的答應，立時立刻的出了一張傳票，傳沈仲思兄弟二人到案，沈幼吾，聽得有外國人幫著他哥哥出頭打官司，登時就嚇了一尺，要請幾個親族出來做個見證。那些親族聽見說有外國人在內，誰敢多事？一個個縮著頭頸死也不肯去。沈幼吾沒奈何，只得硬著膽子自己到案。縣大老爺著實訓斥了他幾句，叫他聽斷具結，把父遺產兄弟均分。沈幼吾不敢不聽，只得當堂具下結來，兄弟二人一齊退出。此時沈仲思得意揚揚，沈幼吾垂頭喪氣，到了家中，邀齊親族，把所有的現錢產業分作兩分，兄弟二人各得一分。

沈仲思得了這些財產，便在上海買了一處房子，把家眷接在一起，竟不想回到常熟去了。果然把那財產提出二成來，也有十多萬銀子，送與教士，一齊捐入教堂。

算起來他們兄弟分家，只便宜了一個教士，輕輕易易的幾句話兒，就賣了十數萬銀子，這叫做「驚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。

看官試想，天下只有兒子死了，旁人瞞著他的父母不叫曉得。那有兒子現在好端端的活著，卻瞞著父母說是死了的道理？這可是一件絕妙的新聞，更可笑的是沈仲思怕他兄弟在父親面前漏了風聲，每年孝敬他兄弟一萬洋錢，買他個不開口。從古以來，只有將錢買命，那有花了銀錢自家裝死的道理？這樣的笑話不要說是自家眼見，就是聽也不曾聽過，可算得少見多怪。無偶獨有的了。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沈仲思叫了個兆富里的洪月娥，一到台上便咬著沈仲思的耳朵，唧唧噥噥的講個不住。李子霄曉得洪月娥和沈仲思是有交情的，看見他們檯面上這般要好，不覺心上有些熱刺刺的起來。張書玉坐在背後把李子霄的衣服一扯，李子霄回頭過來，書玉低聲笑道：「耐看俚篤兩家頭恩得來！」李子霄微笑不語，一會兒看看洪月娥，一會兒又看看張書玉，書玉低問：「看啥？」李子霄不答，只是呆呆的看。書玉伸手過來擰了他一把，背過臉去，卻慢慢的回轉秋波，偷看李子霄的臉面。不防李子霄也在那裡看他，恰恰的四目偷窺，兩心相印，書玉不覺低鬟一笑，脈脈含情，李子霄趁此也咬著書玉的耳朵說了無數的話。書玉只是含笑搖頭，李子霄無然若失，又見洪月娥和沈仲思恩愛纏綿，一直坐著不走，等到將要散席，逼著他一同回去。沈仲思還有些遲遲疑疑的，月娥一定不肯，把自己的轎子讓與沈仲思坐了，自己坐了東洋車回去。

李子霄見了甚是豔羨，忽然的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一連喝了幾大杯酒，裝作大醉的樣兒，伏在桌上，連客人要走，他也裝作不知，只是沉沉的打睡。只聽得張書玉走近身畔叫了幾聲，李子霄不應，書玉低低的向姨娘們說道：「李大人吃醉哉，攙俚到大牀浪去靠歇罷。」就有一個娘姨幫著書玉，把李子霄攙到牀上，輕輕的放他睡下，又叫娘姨們小心伺候，自己到別處房間應酬客人去了。李子霄在大牀上假裝睡著，等得好不心煩，直等到二點鐘，書玉方才進來。一進房門，便問：「李大人阿曾困醒？」娘姨答道：「一逕勸醒歇。」書玉輕輕的移步牀上來，把手摸一摸李子霄的額角，又附耳叫了他兩聲，李子霄只是不應。書玉坐在牀沿，低聲向娘姨說道：「格個李大人勿知那起風來，阿要喊應仔俚，問聲俚看？」說著，便軟綿綿也睡到牀上來，又叫了他幾聲，李子霄聽得張書玉對著娘姨這般說法，心上甚是感激著他。張書玉叫了兩聲，便裝作剛剛睡醒的樣子，開眼問道：「有什麼時候？」

書玉道：「一點鐘也敲過哉。啥格耐一困就困到仔故歇，阿是有啥勿舒齊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一雙兒羅綿的纖手在他背上輕輕的挺了幾下，又對他說出一番話來。

正是：

玉軟香溫之夜，此福難銷；金迷紙醉之天，深情如許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